

东周列国志

第一函  
第十册

東周列國全志卷之二十一

白下祭天景元放兩鄂

詞曰

道德二皇五帝功名夏后商周英雄五霸  
開春秋以刻與亡過手  
青史幾行名姓北邙無數荒丘  
前人出地後人收說甚龍爭虎

闕

第一回

周宣王聞謠輕殺

杜大夫化厲鳴冤

宣王自征姜戎便是失計之甚戎狄豺狼從古難化王者亦不  
深求故其順命則略示羈縻否則置之度外倘其造逆犯順然  
後用兵只須命將出師足矣况當是時周室尚在全盛王朝卿

土及方伯諸侯豈無可使之入乃以天子之尊自臨行陣以致  
敗績損折車徒辱國損威莫大于此宣王親征姜戎其失有五  
輕萬乘之尊蹈不測之險一也啓夷狄輕中國之心二也開諸  
侯慢王朝之漸三也王師敗績深褻國威四也敗不能報貽笑  
四方五也

此回中全是怪事如市上忽有童謠怪事童謠竟說幾亡周國  
怪事童謠是紅衣小兒所傳怪事紅衣小兒是熒惑星所化怪  
事土天命熒惑星化小兒造謠言怪事宮女不夫而孕怪事懷  
孕四十餘年方產怪事宮女所說二龍降于王庭怪事龍作人首  
言怪事龍言白己是裏城二君怪事太史忽然想到請龍釅而  
藏之怪事夏亡慝殷至周數經喪亂而釅在櫝中無恙怪事櫝  
中忽然放光怪事先王接盤矢手墮地怪事釅化元龜怪事直

人王官忽然不見怪事偶踐龍跡如有所感怪事布司當面遇  
着夫婦二人又是正應童謠者却容一人走脫怪事烏啣席包  
近岸中有女嬰怪事天子之尊命官懸賞覓一新棄女嬰却不  
可得怪事只一衰妣出世便先有無數怪事在前雖曰天道元  
遠然其現變示儆至切至顯無奈世人泛泛視之不加修省以  
致不能挽回歸于氣數而不能救悲哉

列國傳中所載怪事甚多然無如此回之怪甚者總之東遷以  
後乃天地間第一大變奇亂故天之示儆亦不尋常也

藏龍齋而獲福未知出於何書明係太史妄言再占得大吉之  
兆亦太史欲實其言故傳會以成之耳觀其化衰妣而亂周吉  
在何處後人疑卜吉而不吉爲天道無憑殆亦未之察耳

諫君自有立言之體與進說之方左儒初諫繼辯語言皆不中

竅是以無益細評在本下文、

左儒爲友情切直諫不聽棄位而去可也何至以死殉之死非其道匹夫匹婦之諒耳髯翁以人倫表率許之誤矣左儒諫殺杜伯宣王不聽此亦君臣之常以死殉之固爲過分然其意中亦自以爲義氣也厚于其友豈有忍于其君而來索命者此等事或後人借以儆戒人君不可妄殺耳語近矯誣讀者意會可也

話說周朝自武王伐紂即天子位成康繼之那都是守成令主又有

周公召公畢公史佚等一班賢臣輔政真個文修武偃物阜民安自

武王入傳至于夷王觀禮不明諸侯漸漸強大到九傳厲上暴虐無

道爲國人所殺此乃千百年民變之始又虧周召二公同心協力立

太子靖爲王是爲宣王那一朝天子却又疆明有道任用賢臣方叔

召虎尹吉甫申伯仲山甫等復修文武成康之政宣王室赫然中興有詩爲證。

夷厲相仍政不綱

任賢圖治賴宣王

共和若沒中興主

周歷安能八百長

却說宣王雖說勤政也到不得武王丹書受戒戶牖謂銘雖說中興

也到不得成康時教化大行重譯獻雉越裳獻白雉重九譯至三十九年羌戎別種抗命

宣王御駕親征敗績于千畝地名在遠州城東南車徒大損思爲再舉之計又

恐軍數不充親自料民于太原那太原卽今固原州正是鄰近戎狄

之地料民者將本地戶口按籍查閱觀其人數之多少車馬粟芻之

饒乏好做準備徵調出征太宰仲山甫進諫不聽後人有詩云

犬彘何須辱劍鉞音莊隨珠彈雀總堪傷

皇威衰盡無能報枉自將民料一場

再說宣王在太原料民回來離鎬京不遠催轎車輦連夜進城忽見市上小兒數十爲羣拍手作歌其聲如一。宣王乃停輦而聽之歌曰

月將升 日將沒 麋弧箕箒 幾亡周國

宣王甚惡其語。使御者傳令。盡拘眾小兒來問羣兒當時驚散。止拿得長幼二人跪于輦下。宣王問曰此語何人所造。幼兒戰懼不言。那年長的答曰。非出吾等所造。三日前有紅衣小兒到于市中。教吾等念此四句。不知何故。一時傳遍滿京城。小兒不約而同。不止一處爲然也。宣王問曰。如今紅衣小兒何在。答曰。自教歌之後。不知去向。宣

王嘿然良久。叱去兩兒。

即召司市官分付傳諭禁止。若有小兒再歌。不知修省。徒于乃一謗同。作用。

此詞者。連父兄同罪。當夜回宮無話。次日早朝。三公六卿齊集殿下。

拜舞起居畢。宣王將夜來所聞小兒之歌。述于眾臣。此語如何解說。

太宗伯

即今禮部尚書

召虎對曰。麋是山桑木名。可以爲弓。故曰麋弧箕箒。草

名可結之以爲箭袋故曰箕箒據臣愚見國家恐有弓矢之變

此解據理

而言亦不可少

太宰部尚書

仲山甫奏曰弓矢乃國家用武之器王今料民

太原思欲報犬戎之仇若兵連不解必有亡國之患矣

說理與召虎相同但卽據

時事進諫亦頗得當

宣王口雖不言點頭道是又問此語傳自紅衣小兒那紅

衣小兒還是何人太史

卽今欽天監

伯陽父奏曰凡街市無根之語謂之

謠言上天儆戒人君命熒惑星化爲小兒造作謠言使羣兒習之

此數

怪事

謂之童謠小者寓一人之吉凶大則係國家之興敗熒惑火

星是以色紅今日亡國之謠乃天所以儆王也宣王曰朕今赦犬戎

之罪罷太原之兵將武庫內所藏弧矢盡行焚棄再令國中不許造

賣其禍可息乎

既將庫藏弧矢焚棄又不許造實是國家竟沒有弓矢了倘有不虞却如何處說得好笑

伯陽父

答曰臣觀天象其兆已成似在王宮之內非關外間弓矢之事必主

後世有女主亂國之禍况謠言曰月將升日將沒日者人君之象月



乃陰類日沒月升。陰進陽衰。其爲女主于政明矣。解得有理有款。說童謠字字確切。

如此人真不愧太史。宣王又曰朕賴姜后主六宮之政甚有賢德。其進御宮嬪

皆出選擇。女禍從何而來。耶伯陽父答曰謠言將升將沒。卽非目前

之事。况將之爲言且然而未必之詞。王今修德以禳之。自然化凶爲

吉。此語正當之極。凡諫君者當如此矣。弧矢不須焚棄。宣王聞奏且信且疑。不樂而罷

起。駕回宮。姜后迎入坐定。宣王遂將羣臣之語備細述于姜后。姜后

曰宮中有一異事。正欲啓奏。王問有向異事。姜后奏曰。今有先王手

內老宮人年五十餘。自先朝懷孕。到今四十餘年。昨夜方生一女。宣

王大驚問曰。此女何在。姜后曰妾思此乃不祥之物。已令人將草蓆

包裹。拋棄于二十里外清水河中矣。宣王卽宣老宮人到宮問其得

孕之故。老宮人跪而答曰。婢子聞夏桀王末年。褒城卽今漢中有神

人化爲二龍。降于王庭。口流涎沫。忽作人言。謂桀王曰。吾乃褒城之

二君也。桀王恐懼，欲殺二龍。命太史占之不吉，欲逐去之。再占又不

吉。太史奏道：「神人下降，必主禎祥。」禎，說禎。王何不請其爇而藏之？爇，音離。時，涇涿音時。龍

之精氣藏之，必主獲福。禡說無稽之，言可笑可恨。桀王命太史再占得大吉之兆。

卜兆向嘗大吉，只是太史自說耳。乃布幣設祭于龍前，取金盤收其涎沫，置于朱櫝

之中。忽然風雨大作，二龍飛去。桀王命收藏于內庫。自殷世歷六百

四十四年，傳二十八主，至于我周。又將三百年，未嘗開觀。到先王末

年，櫝內放出毫光，有掌庫官奏知先王。先王問櫝中何物，掌庫官取

簿籍獻上，具載藏爇之因。先王命發而觀之，侍臣打開金櫝，手捧金

盤呈上。先王將手接盤，一時失手墮地，所藏涎沫橫流庭下，忽化成

小小元龜一個，盤旋于庭中。內侍逐之，直入王宮，忽然不見。那時婢

子年才一十二歲，偶踐龜跡，心中如有所感。從此肚腹漸大，如懷孕

一般。先王怪婢子不夫而孕，囚于幽室。到今四十年矣。夜來腹中作

東周列國志 卷之十一 五

痛忽生一女守宮侍者不敢隱瞞只得奏知娘娘娘娘道此怪物不可容留隨命侍者領去棄之溝瀆婢子罪該萬死宣王曰此乃先朝之事與你何干遂將老宮人喝退隨喚守宮侍者往清水河看視女嬰下落不一時侍者回報已被流水漂去矣宣王不疑次日早朝召太史伯陽父告以龍漦音離之事因曰此女嬰已死于溝瀆卿試占之以觀妖氣消滅何如伯陽布卦已畢獻音麻上繇詞詞曰

哭又笑 笑又哭 羊被鬼吞 馬逢火逐 慎之慎之 糜弧

箕箒

諺詞甚好不愧太史

宣王不解其說伯陽父奏曰以十二支所屬推之羊爲未馬爲午哭笑者悲喜之象其應當在午未之年據臣推詳妖氣雖然出宮未曾除也宣王聞奏快快不悅遂出令城內城外挨戶查問女嬰不拘死活有人撈取來獻者賞布帛各三百正有收養不報者鄰里舉首賞

人給賞如數本犯全家斬首命上大夫杜伯專督其事因謠詞又有  
糜弧箕箘之語再命下大夫左儒督令司市官巡行廛肆不許道賣  
山桑木弓箕草箭袋違者處死司市官不敢怠慢引着一般胥役一  
面曉諭一面巡綽那時城中百姓無不遵依止有鄉民尙未通曉巡  
至次日有一婦人抱着幾個箭袋正是箕草織成的一男子背着山  
桑木弓十來把跟隨于後他夫妻兩口住在遠鄉趕着日中做市上  
城買賣尙未進城門被司市官劈面撞見喝聲拿下手下胥役先將  
婦人擒住那男子見不是頭拋下桑弓在地飛步走脫司市官將婦  
人鎖押連桑弓箕袋一齊解到大夫左儒處左儒想所獲二物正應  
在謠言况太史言女人爲禍今已拿到婦人也可回復王旨遂隱下  
男子不題自作聰明湖塗了事今單奏婦人違禁造賣法宜處死宣  
三命將此婦斬訖其桑弓箕袋焚棄于市以爲造賣者之戒不在話

下後人有詩云

不將美政消天變

却泥謠言害婦人

謾道中興多補闕

此番直諫是何臣

話分兩頭再說那賣桑木弓的男子急忙逃走。正不知官司拿我夫婦是甚緣故。還要打聽妻子消息。是夜宿于十里之外。次早有人傳說昨日北門有個婦人違禁造賣桑弓箕袋。拿到即時決了。方知妻子已死。走到曠野無人之處。落了幾點痛淚。且喜自己脫禍。放步而行。約十里許。來到清水河邊。遠遠望見百鳥飛鳴。近前觀看。乃是一個草蓆包兒。浮于水面。眾鳥以啄銜之。且銜且叫。將次拖近岸來。那稷去千寒水鳥覆翼之安如力復如此大是怪事男子叫聲奇怪。趕開眾鳥。帶水取起蓆包。到草坡中解看。但聞一聲啼哭。原來是一個女嬰。想到此女不知何人拋棄。有眾鳥啣出水來。定是大貴之人。此想却是人情之常我今取回養育。倘得成人。亦有所望。遂解

下布衫將此女嬰包裹抱于懷中思想避難之處乃望襄城投奔相識而去鬻翁有詩單道此女得生之異

懷孕遲遲四十年

水中三日尚安然

生成妖物殃家國

王法如何勝得天

宣王自誅了賣彘弓箕袋的婦人以爲童謠之言已應心中坦然也不復議太原發兵之事自此連年無話到四十三年時當大祭宣王宿於齋宮夜漏二鼓人聲寂然忽見一美貌女子自西方冉冉而來直至宮庭宣王怪他干犯齋禁大聲呵喝急喚左右擒拿並無一人答應那女子全無懼色走入太廟之中大笑三聲又大哭三聲不慌不忙將七廟神主做一束兒捆着望東而去王起身自行追趕忽然驚醒乃是一夢

前邊一論後邊一夢便將周室東遷明明指出

自覺心神恍惚勉強入廟行

禮九獻已畢回至齋宮更衣遣左右密召太史伯陽父告以夢中所

見伯陽奏曰三年前童謠之言王豈忘之耶臣固言主有女禍妖  
氣未除謠辭有哭笑之語王今復有此夢正相符合矣宣王曰前所  
誅婦人不足消糜弧箕箒之讖耶伯陽父又奏曰天道玄遠候至方  
驗一村婦何關氣數哉不拿婦人男子不走男子不走不得拾着女  
嬰若說不閑却正應在他身上若說是他却  
又并不相干若隱若見宣王沉吟不語忽然想起三年前曾命上大  
此其所以爲天道也

夫杜伯督率司市查訪妖女全無下落頒胙之後官王還朝百官謝  
胙王宣杜伯問妖女消息如何久不回話杜伯奏曰臣體訪此女並  
無影響以後妖婦正罪童謠已驗誠恐搜索不休必然驚動國人故

既受王命下應同奏不德無罪

此中止宣王大怒曰既然如此何不明白奏聞分明是怠棄朕命行  
止自由如此不忠之臣要他何用喝教武士押出朝門斬首示眾嚇  
得百官面如土色忽然文班中走出一位官員忙將杜伯扯住連聲  
不可不可宣王視之乃下大夫左儒是杜伯的好友與薦同朝的左

儒叩頭奏曰臣聞堯有九年之水不失爲帝湯有七年之旱不害爲

王天變尚然不妨

水旱二事謂之天災則不可云天變也

人妖寧可盡信

童謠卜筮俱有凶微不勸

人君修德以禳之而乃云不可信啓人主慢天怠政之心非賢臣之語也

吾王若殺了杜伯臣恐國人將

妖言傳播外夷聞之亦起輕慢之心

外夷之慢與不慢自在德政之修與不修不在妖言之傳播也

望乞恕之宣王曰汝爲朋友而逆朕命是重友而輕君也左儒曰君

是友非則當逆友而順君友是君非則當違君而順友杜伯無可殺

之罪吾王若殺之天下必以王爲不明臣若不能諫止天下必以臣

爲不忠吾王若必殺杜伯臣請與杜伯俱死宣王怒猶未息曰朕殺

杜伯如去藁草何須多費唇舌

此等語全非賢君口氣

喝教快斬武士將杜伯

推出朝門斬了左儒回到家中自刎而死

死得無謂所謂輕于鴻毛

髯翁有讚云

賢哉左儒

直諫批鱗

是則順友

非則違君

彈冠誼重

刎頸交真

名高千古

周式彝倫



杜伯之子隰叔奔晉後仕晉爲士師之官子孫遂爲士氏食邑於范

又爲范氏後人哀杜伯之忠立嗣於杜陵號爲杜主又曰右將軍廟

至今尙存此是後話再說宣王次日聞說左儒自刎亦有悔殺杜伯

之意悶悶還宮其夜寢不能寐遂得一恍惚之疾語言無次事多遺

忘每每輟朝姜后知其有疾不復進諫至四十六年秋七月王體稍

豫意欲出郊遊獵以快心神左右傳命司空部今工整備法駕司馬部今兵

戒飭車徒太史卜個吉日至期王乘玉輅駕六騶右有尹吉甫左

有召虎旌旗對對甲杖森森一齊往東郊進發那東郊一帶平原曠

野原是從來遊獵之地宣王久不行幸到此自覺精神開爽傳命札

住營寨分付軍士一不許踐踏禾稼二不許焚燬樹木三不許侵擾

民居獲禽多少盡數獻納照次給賞如有私匿追出重罪號令一出

人人賈勇個個爭先進退周旋御車者出盡馳驅之巧左右前後

弧者盡矯縱送之能鷹犬藉勢而猖狐兔畏威而亂竄弓響處血肉狼籍箭到處毛羽紛飛這一場打圍好不熱鬧宣王心中大喜曰  
已徃西傳令散圍眾軍士各將所獲走獸飛禽之類束縛齊備奏凱  
而回行不上三四里宣王在玉輦之上打個眼瞇忽見遠遠一輛小  
車當面衝突而來車上站着兩個人臂掛朱弓手持赤矢向着宣王  
聲喏曰吾王別來無恙宣王定驚看時乃上大夫杜伯下大夫左儒  
宣王喫這一驚不小抹眼之間人車俱不見問左右人等都說並不  
曾見宣王正在驚疑那杜伯左儒又駕着小車子往來不離玉輦之  
前宣王大怒喝道罪鬼敢來犯駕拔出太阿寶劍望空揮之只見杜  
伯左儒齊聲罵曰無道昏君你不修德政妄戮無辜今日大數已盡  
吾等專來報冤還我命來話未絕聲挽起朱弓搭上赤矢望宣王心  
窩內射來宣王大叫一聲昏倒于玉輦之上慌得尹公脚麻召公眼

久矣更從何處得來又不知宣王此時禁之否

此禁

跳同一班左右將薑湯救醒尤自叫心痛不已當下飛駕入城扶著  
宣王進宮各軍士未及領賞草草而散正是乘興而來敗興而返髯  
翁有詩云

赤矢朱弓貌似神

千軍隊裏騁飛輪

君王枉殺還須報

何況區區平等人

未知宣王性命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 第二回

襄城贖罪獻美女

幽王烽火戲諸侯

天定勝人一語人人可說獨有君相不可說蓋君相原有挽回  
造化之權者也

尹吉甫說人定亦能勝天自是至理名言但天道既示變於上

則人事自當有一番加倍修省極力作爲方纔挽回得來如只是平平常常混去便自然不能勝天了尹吉甫於幽王卽位之後并不聞一嘉謀忠告亦未見選舉幾個正人使之居於三公六卿之位何以指望勝天可見此數語亦只是口頭體面說得好聽耳

幽王諒陰之時便已狎昵羣小此羣小從何而來若非舊王所遺卽係新王所進吉甫召虎受托孤之重旣不能進賢退不肖以消患於未萌又不能直言極諫以感悟人主不足爲賢輔相也

伯陽父的是妙人看他卜卦圓夢觀星諸事就術數而論已是

的當無疑了至說山崩川竭一段說話溯源窮流援今證古說理則極精說數則至確當日太史不負其職如此真令人愛煞

幽王雖然暗昧暴戾然不以石父之言而加罪伯陽父叔帶不以擅打褻姒之故而責王后太子還筭有分曉有涵養可與爲善之人若有賢人輔相未必不可轉凶爲吉可惜被一班奸佞終日在側逢惡助虐便把來陷溺了更無轉頭日子可嘆

叔帶進諫真是純臣之言雖幽王蔽于奸臣其言不用而其忠愛之志已是較然其後子孫昌大於晉亦由祖宗忠厚之遺也禮義名分是聖人立教之本所以維持國家不致橫亂無紀者全在于此幽王寵幸褻姒可也乃不使之往朝皇后又不起身迎接無禮無義于名犯分極矣根本旣乖國欲久安長治得乎上表謝罪自是正理說到感動召還已落第二義矣却又說伴認其罪又說別作計較此何理也自取其禍夫復誰尤

進言各有其地如幽王取后廢子滅理傷倫天下人皆可進言

獨申侯則有所不可向也居嫌疑之地故也言而見聽近於要君言而不聽適以取禍見幾而作明哲保身之二語申侯或未之聞耶

話說宣王自東郊遊獵過了杜伯左儒陰魂索命得疾回宮合眼便見杜伯左儒自知不起不肯服藥三日之後病勢愈甚其時周公久已告老仲山甫已卒乃召老臣尹吉甫召虎托孤二臣直至榻前稽首問安宣王命內侍扶起靠于繡褥之上謂二臣曰朕賴諸卿之力在位四十六年南征北伐四海安寧不料一病不起太子宮涅年雖已長性頗暗昧卿等竭力輔助毋替世業二臣稽首受命方出宮門遇太史伯陽父召虎私謂伯陽父曰前童謠之語吾曾說過恐有弓矢之變今王親見厲鬼操朱弓赤矢射之以致病篤其召已應王必不起伯陽父曰吾夜觀乾象妖星隱伏於紫微之垣國家更有他變

王身未足以當之尹吉甫曰天定勝人人定亦勝天諸君但言天道而廢人事置三公六卿于何地乎若以這等三公六卿便小覷他此兒也不爲過言罷各散

不隔一時各宮復集宮門候問聞御體沉重不敢回家了是夜王崩姜后懿旨召顧命老臣尹吉甫召虎率領百官扶太子宮涅行舉哀禮卽位于柩前是爲幽王詔以明年爲元年立申伯之女爲王后子宜曰爲太子進后父申伯爲申侯史臣有詩贊宣王中興之美云

於赫宣王

令德茂世

威震窮荒

變消鼎治

外仲內姜

克襄隆治

幹父之蠱

中興立幟

却說姜后因悲慟太過未幾亦薨幽王爲人暴戾寡恩動靜無常方

八字說盡幽王病根

諒陰之時天子居喪名曰諒陰陰音巷狎昵羣小飲酒食肉全無哀戚之心自姜

后去世益無忌憚耽于聲色不理朝政申侯屢諫不聽退歸

通樂謂之悅

國去

了申國今信陽州也是西國氣數將盡尹吉甫召虎一斑老臣相繼而亡幽

王另用號公祭公與尹吉甫之子尹球並列三公三人皆讒諂面諛

之人貪位慕祿之輩惟王所欲逢迎不暇貪位慕祿自然願欲逢迎

聖人謂貪夫不可與其國亦只為其必至願欲逢迎讒諂面諛耳其時只有司徒鄭伯友鄭姬姓國

鄭城即其地幽王時友人為司徒是箇正人幽王不加信用一日

幽王視朝岐山今鳳州府岐山縣守臣申奏涇河洛三川同日地震幽王笑

曰山崩地震此乃常事何必告朕我常謂天公最是多情却亦最是

無與他偏要弄出山崩地震物怪人妖許多光景變見出來且不止

一遭兩遭而已此等事不特人臣多事不須來告即天公我亦怪其

于岐山胡可震也昔伊洛竭而亡河竭而亡今三川皆震川源

將塞川既塞竭其山必崩夫岐山乃太王太王即古公王簡文王之發跡之地此

山一崩西國能無恙乎趙叔帶曰若國家有變當在何時伯陽父屈



指曰不出十年之內叔帶曰何以知之伯陽父曰善盈而後福惡盈

而後禍十者數之盈也叔帶曰天子不恤國政任用佞臣我職居言

官必盡臣節以諫之伯陽父曰但恐言而無益無論君之聽與不聽而必言諫臣之職也

料其不聽而不言知幾之士也然他人知幾則可若諫臣而以知幾自居則為奸佞之所藉口矣斷使不得二人私語多

時早有人報知虢公石父石父恐叔帶進諫說破他奸佞直入深宮

却將伯陽父與趙叔帶私相議論之語述與幽王說他謗毀朝廷妖

言惑眾幽王曰愚人妄說國政如野田洩氣何足聽哉前以天却說趙叔帶

懷著一股忠義之心屢欲進諫不足畏此以小人為不足恤矣無道昏君千古一概未得其便過了數日岐山守臣又有

表章申奏說三山俱竭岐川復崩屢壞民居無數幽王全不具懼方

命左右訪求美色以充後宮趙叔帶乃上表諫曰山崩川竭其象為

脂血俱枯高危下墜乃國家不祥之兆况岐山王業所基一旦崩頽

事非小故及今勤政恤民求賢輔政尚可望消彌天變奈何不訪賢

才而訪美女乎

議

論正大其

號石父奏曰國朝定都豐鎬千秋萬歲

那岐山如已棄之

如氣數何

屣有何關係平王東遷之地叔帶人有慢君之心借端訕謗望吾

王詳察幽王曰石

王之時已將廢父之言是也

吾見歷古人君之信佞臣原只見其說得是耳不知是不幾時而國家已

隨之而盡更有至愚之君至死

遂將叔帶免官逐歸田里叔帶嘆曰

而不悟不悔真是一可悲可恨

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吾不忍坐見此通見宮室宗廟作國有麥秀之歌昔箕子去紂紂

故商地見黍黍乃作麥秀之歌

于是攜家竟往晉國是為晉大夫趙氏之祖趙衰趙

盾即其後裔也後來趙氏與韓氏三分晉國列為諸侯此是後話後

人有詩歎曰

忠臣避亂先歸北

世運凌夷漸欲東

自古老臣當愛惜

仁賢一去國虛空

却說大夫襄珣

珣大夫名

自襄城來聞趙叔帶被逐急忙入朝進諫

吾王不畏天變黜逐賢臣恐國家空虛社稷不保幽王大怒命囚珣

于獄中自此諫諍路絕賢蒙解體話分兩頭却說賣桑木弓箕草袋

的男子懷抱妖女逃奔襄地欲行撫養因乏乳食恰好有個娼大的

妻子生女不育就送些布疋之類轉乞此女過門撫養成人取名襄

娼大富貴員到此口換布帛可爲病業論年齒雖則一十四歲身材長成到像十六七歲及笄音鴛的模樣更

兼目秀眉清唇紅齒白髮挽烏雲指排削玉有如花如月之容傾國

傾城之貌一來娼大住居鄉僻二來裏娼年紀幼小所以雖有絕色

無人聘定却說稟珣之子洪德偶因收斂來到鄉間湊巧裏娼門外

汲水雖然村牧野東不掩國色天姿洪德大驚如此窮鄉乃有此等

麗色因想著父親囚于鍋京獄中三年尙未釋放若得此女貢獻天

子可以贖父罪矣遂於隣舍訪問姓名的實歸家告母曰吾父以直

諫忤主非犯不赦之辟今天子荒淫無道購四方美色以充後宮有

娼大之女非常絕色若多將金帛買來獻上求寬父獄此故宜生救

夷王出獄之計也

夷王拘于美里散宜生求得美人女名馮以獻紂

遂親至妣家與妣大講就布帛三百疋買得褒姒回家香湯沐浴食

以膏粱之味飾以文繡之衣教以禮數攜至鎬京先用金銀打通虢

公關節求其轉奏言臣珣自知罪當萬死珣子洪德痛父死者不可

復生特訪求美人名曰褒姒進上以贖父罪萬望吾王赦宥幽王聞

奏卽宣褒姒上殿拜舞已畢幽王擡頭觀看姿容態度目所未睹流

盼之際光艷照人龍顏大喜四方雖貢獻有人不及褒姒萬分之一

遂不通申后得知留褒姒于別宮降旨赦褒珣出獄復其官爵是夜

幽王與褒姒同寢魚水之樂所不必言自此坐則疊股立則並肩飲

則交盃食則共器一連十日不朝羣臣伺候朝門者皆不得望見顏

色莫不歎息而去此乃幽王四年之事有詩爲証

折得名花字國香

布荆一旦薦匡牀

風流天子渾閒事 不道龍齏已伏殃

幽王自從得了褒姒迷戀其色居之瓊臺約有三月更不進申后之宮早有人報知申后如此如此申后不勝其憤忽一日引著宮娥逕到瓊臺正遇幽王與褒姒聯膝而坐並不起身迎接申后忍氣不過便罵何物賤婢到此濁亂宮闈幽王恐申后動手將身蔽于褒姒之前代答曰此朕新取美人未定位次所以未曾朝見不必發怒申后罵了一場恨恨而去褒姒問曰適來者何人幽王曰此王后也汝明日可往謁之褒姒嘿然無言至明日仍不往朝正宮再說申后在宮中憂悶不已太子宜曰跪而問曰吾母貴爲六宮之主有何不樂申后曰汝父寵幸褒姒全不顧嫡妾之分將來此婢得志我母子無立足之處矣遂將褒姒不來朝見及不起身迎接之事備細訴與太子不覺淚下太子曰此事不難明日乃朔日父王必然視朝吾母可

宮人往瓊臺採摘花朵引那賤婢出臺觀看待孩兒將他弄  
以出吾母之氣便父王嗔怪罪責在我與母無干也申后曰吾兒不  
可造次還須從容再商太子懷忿出宮又過了一晚次早幽王果然  
出朝羣臣賀朔太子故意遣數十宮人往瓊臺之下不問情絲將花  
朶亂摘臺中走出一羣宮女攔住道此花乃萬歲栽種與褒娘娘不  
時賞玩休得毀壞得罪不小這邊宮人道吾等奉東宮令旨要採花  
拱奉正宮娘娘誰敢攔阻彼此兩下爭嚷起來驚動褒妃親自出外  
觀看怒從心起正要發作不期太子突然而至褒妃全不隄防那太  
子仇人相見分外眼睜趕上一步揪定烏雲寶髻大罵賤婢奉懿得  
可笑  
你是何等之人無名無位也要妄稱娘娘眼底無人今日也教你認  
得我捻著拳便打纔打得幾拳眾宮娥懼幽王見罪一齊跪下叩首  
高叫千歲求饒萬事須看王爺面上太子亦恐傷命即時住手褒妃

含羞忍痛回入臺中已知是太子替母親出氣雙行流淚宮娥勸解

曰娘娘不須悲泣自有王爺做主說聲未畢幽王退朝直入瓊臺看

見褒妃兩鬢鬢髮眼流珠淚問道愛卿何故今日還不梳妝褒妃扯

住幽王袍袖放聲大哭訴稱太子可命矣引著宮人在臺下摘花賤妾又未

曾得罪太子一見賤妾便加打罵若非宮娥苦勸性命難存乞我

王做主說罷嗚嗚咽咽痛哭不已那幽王心下到也明白謂褒妃曰

汝不朝其母以汝如此此乃王后所遣非出太子之意休得錯怪了

人褒妃曰太子宜曰自其水地也幽王此時知能合答是良心發處爲母報怨其意不殺妾不止妾一身死不足惜但自

蒙愛幸身懷六甲已兩月矣妾之一命卽二命也求王放妾出宮保

全母子二命幽王曰愛卿請將息朕自有處分卽日傳旨道太子宜

曰好勇無禮好勇無禮四字責備的是卽我今日論之亦怪其好勇無禮也但不知君王有禮否不能將順權

發去國聽申侯教訓東宮太傅少傅等官輔導無狀並行削職

無狀四字亦責備的是卽我今日論之亦怪其太子欲入宮訴明剛輔導無狀也但不知君王輔導之人有狀否

王分付宮門不許通報只得駕車自往國去訖申后久不見太子

進宮著宮人詢問方知已貶去國孤掌難鳴終日怨夫思子含淚

過日却說褒似懷孕十月滿足生下一子幽王愛如珍寶名曰伯服

遂有廢嫡立庶之意奈事無其因難於啓齒號石父搗知王意遂與

尹球古甫此子大以家上戶商議暗通褒似說太子旣逐去外家合當伯服爲嗣內有娘

娘枕邊之言外有我二人協力相扶何愁事不成就褒似大喜答言全

仗二卿用心維持若得伯服嗣位天下當與二卿共之褒似自此密

遣心腹左右日夜伺申后之短宮門內外俱置耳目風吹草動無不

悉知再說申后獨居無侶終日流淚有一年長宮人知其心事跪而

奏曰娘娘旣思想殿下何不修書一封密寄國使殿下上表謝罪

若得感動萬歲召還東宮母子相聚豈不美哉申后曰此言固好但



恨無人傳寄宮人曰妾母温媼頗知醫術娘娘詐稱有病召媼入宮

看脈令帶出此信使妾兄送去萬無一失申后依允遂修起書信一

通內中大略言天子無道寵信妖婢使我母子分離今妖婢生子其

寵愈固汝可上表伴認其罪好男無恥自是罪伴認校今已悔悟自新願父王寬赦若天賜還

朝母子重逢別作計較修書已畢假稱有病臥牀召温媼看脈早有

人報知之病自取也褒妃曰此必有傳遞消息之事俟温媼出宮搜簡其身

便知端的却說温媼來到正宮宮人先已說知如此如此申后佯爲

診脈遂于枕邊取出書信屬付星夜送至國不可遲悞當下賜綵

繒慈陵切音倩二端温媼将那書來懷揣手抹綵繒洋洋出宮被守門宮

監盤住問此繒從何而得媼曰老妾診視后脈此乃王后所賜也內

監曰別有夾帶否曰沒有方欲放去又有一人曰不搜簡何以知其

有無乎遂牽媼手轉來媼東遮西閃似有荒張之色宮監心疑越要

搜簡一齊上前扯裂衣襟那書角便露將出來早被宮監搜出申后這封書卽時連人押至壇臺來見褒妃褒妃拆書觀看心中大怒命將温媼鎖禁空房不許走漏消息却將絲繪二疋手自剪扯裂爲寸大幽王進宮見破繒碎絲問其來歷褒妃含淚而對曰妾不幸身入深宮謬蒙寵愛以致正宮妒忌又不幸生子取忌益深今正宮寄書太子書尾云別作計較必有謀妾母子性命之事願王爲妾做主說罷將書呈與幽王觀看幽王認得申后筆迹問其通書之人褒妃曰現有温媼在此幽王卽命牽出不絲分說拔劍揮爲兩段髯翁有詩曰

藏寄深宮信一封

先將冤血濺霜鋒

他年若問安儲事

温媼應居第一功

是夜褒妃又在幽王前撒嬌撒痴說賤妾母子性命懸于太子之手

幽王曰有朕做主太子何能爲也褒姒曰吾王千秋萬歲之後少不得太子爲君今王后日夜在宮怨望咒詛萬一他母子當權妾與伯服死無葬身之地矣言罷嗚嗚咽咽又啼哭起來幽王曰吾欲廢王后太子立汝爲正宮伯服爲東宮只恐羣臣不從如之奈何褒姒曰臣聽君順也君聽臣逆也吾王將此意曉諭大臣只看公議如何幽王曰卿言是也是夜褒妃先遣心腹傳言與虢尹二人來朝預備對答次日早朝禮畢幽王宣公卿上殿開言問曰王后嫉妬怨望咒詛朕躬難爲天下之母可以拘來問罪石鏡父奏曰王后六宮之主雖然有罪不可拘問如果德不稱位但當傳旨廢之另擇賢德母儀天下實爲萬世之福果然我亦說尹球奏曰臣聞褒妃德性貞靜堪主中宮果然我亦說是褒妃幽王曰太子在非愛惜也正若廢內后如太子何要扶起尹球石父奏曰臣聞母以子貴子以母貴今太子避罪居溫清之禮久

廢况既廢其母焉用其子臣等願扶伯服爲東宮社稷有幸

果然我亦說是

社稷幽王大喜傳旨將申后退人冷宮廢太子宜曰爲庶人立褒妃

有幸爲后伯服爲太子如有進諫者即係宜曰之黨治以重辟此乃幽王

九年之事兩班文武心懷不平知幽王主意已決待取殺身之禍無

益於事盡皆緘口太史伯陽父嘆曰三綱已絕國亡可立而待矣即

日告老去位羣臣棄職歸田者甚眾朝中惟尹球號石父祭公易一

班佞臣在側幽王朝夕與褒妃在宮作樂褒妃雖篡位正宮有專席

之寵從未開顏一笑幽王欲取其歡召樂工鳴鐘擊鼓品竹彈絲宮

人歌舞進觴褒妃全無悅色幽王問曰愛卿惡聞音樂所好何事褒

妃曰妾無好也曾記昔日手裂綵繪其聲爽然可聽幽王曰既喜聞

裂繪之聲何不早言即命司庫日進綵繪百疋使宮娥有力者裂之

以悅褒妃可怪褒妃雖好裂繪依舊不見笑臉幽王問曰卿何故不

笑褒如答曰妾生平不笑幽王曰朕必欲卿一開笑口遂出令不拘

宮內宮外有能致褒后一笑者賞賜千金號石爨獻計曰先王昔年

因西戎強盛恐被入寇乃于驪山在西道之臨潼縣下置烟墩二十餘所又

置大鼓數十架但有賊寇放起狼烟直冲霄漢附近諸侯發兵相救

又鳴起大鼓催趨前來今數年以來天下太平烽火皆熄吾王若要

王后起齒必須同后遊翫驪山夜舉烽烟諸侯援兵必至至而無寇

王后必笑無疑矣幽王曰此計甚善果然我亦說此計甚善乃同褒后並駕往

驪官遊翫至晚設宴驪宮傳令舉烽時伯友正在朝中其時以司

徒爲前導聞命大驚急趨至驪宮奏曰烟墩者先王所設以備緩急

所以取信於諸侯今無故舉烽是戲諸侯也異日倘有不虞即便舉

烽諸侯必不信矣將何物徵兵以救急哉幽王怒曰今天下太平何

事徵兵果然我亦說是天朕今與王后出遊驪宮無可消遣聊與諸

下太平何事徵兵

侯爲戲他日有事與卿無與

果然我亦說是於卿無與

遂不聽鄭伯之諫大舉烽

火復插起大鼓鼓聲如雷火光燭天畿內諸侯疑鎬京有變一個個

卽時領兵點將連夜趕至驪山但聞樓閣管籥之音幽王與褒妃飲

在自地交

酒作樂使人謝諸侯曰幸無外寇不勞跋涉諸侯面面相覷捲旂而

回褒妃在樓上憑欄望見諸侯忙去忙回並無一事不覺撫掌大笑

幽王曰愛卿一笑百媚俱生此號石父之力也遂以千金賞之

該賞如此

大功我說賞還輕了。此事却不失信可至今俗語相傳千金買笑見衰世之君何嘗無信只是信得不當耳蓋本於此鬻翁有詩單詠烽火戲諸侯之事詩曰

良夜驪宮奏管簧

無端烽火燭穹蒼

可憐列國奔馳苦

止搏褒妃笑一場

却說甲侯聞知幽王廢申后立褒妃上疏諫曰昔參寵妹喜以亡夏

紂寵妲己以亡商王今寵信褒妃廢嫡立庶既乖夫婦之義又傷父

子之情案之事復見於今夏商之禍不在異日望吾王收回亂命庶可免亡國之殃也幽王覽奏拍案大怒曰此賊何敢亂言號石父奏曰甲侯見太子被逐久懷怨望今聞后與太子俱廢意在謀叛故敢暴王之過申侯本不當說說得又不幽王曰如此何以處之石父奏曰申侯本無他功因后進爵今后與太子俱廢申侯亦宜貶爵仍舊爲伯發兵討罪庶無後患幽王準奏下令削去申侯之爵命石父爲將簡兵蒐音搜乘欲舉伐申之師畢竟勝負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 第三回

犬戎主大鬧鎬京

周平王東遷洛邑

申侯做事孟浪糊塗毫無智術自始至終無一可取處嫌疑之地作逆耳之言已是不智及聞天子興師來討或再上一表索

性明辨一番或約同鄰國諸侯公同諫諍如果王師不罷然後  
兵諫悟主亦是一策當日逢君之惡獨有在朝之號石父祭公  
易尹球數人耳王后太子無罪被廢奸臣豔嬖敗壞綱常公道  
自在人心列國之中豈無同德倡義傳詞共糾君愆復儲返後  
事亦可爲奈何借兵戎狄自失紀綱卽或事有不幸至於無可  
奈何出於萬不得已竟借兵力於戎亦須先定約束毋許鹵掠  
犒軍酬勞之物數亦須先有成規豈有畿甸之區在其肆行無  
忌之理啓戎心而召慘禍申侯不得辭其責也

岐豐王業所基形勝之地棄之以與戎狄固不可棄之以與藩  
國亦不可也觀後秦兵屢敗犬戎盡奪岐豐之地則戎兵亦非  
全然無敵者也使平王當日聽衛武之言守定鎬京激勸西北  
各國諸侯許以重賞令其驅逐戎兵然後徐圖營建宮室復還



舊觀則未必不可復成中興之業計不出此而惟遷都是議志  
在苟安遂使國家之勢日就衰弱而不復振卒以亡滅哀哉  
衛武公兩番議論有頭有尾衡量輕重審度事機有作為有算  
計如立千仞之岡指陳形勢無不井井有條真老成謀國之深  
心也平王與一班臣宰俱是庸夫淺見只圖目前之安不顧長  
久之計所以其言不入而周室遂東可惜忠言逆耳不能入於  
無事之日及至弄出事來費盡心力不特無濟於事乃至玉石  
俱焚如幽王不聽鄭伯之諫遭亂保駕死於戎兵是也不好人  
帶累好人真是千古恨事

話說申侯進表之後有人在鎬京探信聞知幽王命虢公爲將不日  
領兵伐申星夜奔回報知申侯申侯大驚曰國小兵微安能抵敵王  
師大夫呂章進曰天子無道廢嫡立庶忠良去位萬民皆怨此孤立

之勢也今西戎兵力方強與<sub>○</sub>國接壤主公速致書戎主借兵向鎬

引本戎以

以救王后必要天子傳位於故太子此伊周之業也語云先發制人

機不可失<sub>○</sub>侯曰此言甚當遂備下金繒一車遣人賫書與犬戎借

君又中侯宣爲之過秦無法力回天

如此許法大題

戎主曰中國

兵許以破鎬之日府庫金帛任憑搬取<sub>○</sub>戎主曰中國

天子失政<sub>○</sub>侯國舅召我以誅無道扶立東宮此我志也遂發戎兵

一萬五千分爲三隊右先鋒李丁左先鋒滿也速戎主自將中軍鎗

刀塞路旗旆蔽空<sub>○</sub>侯亦起本國之兵相助浩浩蕩蕩殺奔鎬京而

來出其不意將王城圍繞三匝水息不通幽王聞變大驚曰機不密

禍先發我兵未起戎兵先動此事如何虢石父奏曰吾王速遣人於

驪山取起烽烟諸侯救兵必至內外夾攻可取必勝幽王從其言遣

人舉烽諸侯之兵無片甲入者<sub>○</sub>益因前被烽火

天下太平何事徵兵

一語王豈忘之耶

益因前被烽火

所戲是時又以爲詐所以皆不起兵也幽王見救兵不至犬戎日夜

攻城謂石父曰賊勢未知強弱卿可試之朕當簡閱壯勇以繼其後

號公本非能戰之將只得勉強應命兵凶戰危國家存亡之所係一箇說是試之一箇勉強應命只

如兒戲一般又可恨又可笑又可憐率領兵車二百乘開門殺出自侯在陣上望見石

父出城指謂戎主曰此欺君誤國之賊不可走了戎主聞之曰誰爲

我擒之李丁曰小將願往舞刀拍馬直取石父鬪不上十合石父被

李丁一刀劈於車下如此如臣亡于行陣反博得一死于王戎主與

滿也速二齊塵兵前進喊聲大舉亂殺入城逢屋放火逢人舉刀連

自侯也阻當他不住只得任其所爲城中大亂幽王未及聞軍見勢

特安得復禁頭不好以小車載褒姒和伯服開後宰門出走司徒伯友自後趕

上大叫吾王勿驚臣當保駕出了北門迤邐望驪山而去途中又遇

尹球來到言犬戎焚燒宮室搶掠庫藏祭公已死於亂軍之中矣幽

王心膽俱裂自伯方再令舉烽烽烟透入九霄救兵依舊不到諸侯亦中

亦與吾王爲戲耳犬戎兵追至驪山之下將驪宮團團圍住口中只叫休走

了昏君幽王與褒姒唬做一堆相對而泣伯友進曰事急矣臣拚

微命保駕殺出重圍竟投臣國以圖後舉幽王曰朕不聽叔父之言

以至於此何不說是與卿無與朕今日夫妻父子之命俱付之叔父矣鄭伯友宣王之

弟故幽王稱爲叔父當下伯教人至驪宮前放起一把火來以惑戎兵自引

幽王從宮後衝出伯手執長矛當先開路尹球保着褒后母子緊

隨幽王之後行不多時早有犬戎兵攔住乃是小將古里赤伯咬

牙大怒便接住交戰戰不數合一矛刺古里赤於馬下戎兵見伯

驍勇一時驚散約行半里背後喊聲又起先鋒字丁引大兵追來伯

伯叫尹球保駕先行親自斷後且戰且走却被犬戎鐵騎橫衝分爲

兩截伯困在垓心全無懼怯這根矛神出鬼沒但當先者無不着

手犬戎主教四面放箭箭如雨點不分玉石可憐一國賢侯今日死

於萬鏃之下如惜却死得比奸臣反苦真是可憐左先鋒滿也速早

把幽王車仗攔住犬戎主看見袞袍玉帶知是幽王就車中一刀砍

死并殺伯服褒姒美貌饑死以輕車載之帶歸鹽帳取樂未知在壇帳中亦曾

開顏一笑尹球躲在車箱之內亦被戎兵牽出斬之統計幽王在位共

一十一年因賣桑木弓箕草袋的男子拾取清水河邊妖女逃於褒

國此女即褒姒也蠱惑君心欺凌嫡母害得幽王今日身亡國破昔

童謠所云月將升日將沒屢弧箕箒實亡國國正應其兆天數已定

於宣王之時矣東屏先生有詩曰

多方圖笑掖庭中 烽火光搖粉黛紅

自絕諸侯猶似可 忍教國祚喪羗戎

又隴西居士詠史詩曰

驪山一笑犬羊嘖 弧矢童謠已念真

十八年來猶報應 挽回造化是何人

又有一絕單道尹球等無一善終可為奸臣之戒詩云

巧語讒言媚暗君 滿圖富貴百年身

一朝駢首同誅戮 落得千秋罵佞臣

又有一絕詠鄭伯友之忠詩曰

右父捐軀尹氏亡 鄭桓今日死勤王

三人總為周家死 白骨風前那箇香

且說國侯在城內見宮中火起忙引本國之兵入宮一路撲滅先將  
申后放出冷宮巡到瓊臺不見幽王囊頭踪跡有人指說已出北門  
去矣料走驢山慌忙追趕于路上正迎着戎主車馬相湊各問勞苦  
說及昏君已殺國侯大驚曰孤初心止欲糾正王愆愆惡也言止欲

平之不意遂及於此此是申侯餽詞欲以自解其罪耳不然諸問借  
兵之時許以破鎬之日任搬府庫金帛何也

後世不忠於君者必以孤爲口實矣

既遣匹夫之勇何甲好人之成生

戎主笑曰國舅所謂婦人之仁也

却說

侯回到京師安排筵席款

待戎主庫中寶玉搬取一空又斂聚金繒十車爲賄這今道何處來非強指這今道何處來非強望他滿欲而

歸誰想戎主把殺幽王一件自以爲不世之功人馬盤踞京城終日

飲酒作樂絕無還軍歸國之意此是心然之勢當時何不想到皆歸怨此是心然之勢當時何不想到侯此是心然之勢當時何不想到侯無可奈何乃

寫密書三封發人往三路諸侯處約會勤王那三路諸侯一北路此是心然之勢當時何不想到侯此是心然之勢當時何不想到姬仇 東路此是心然之勢當時何不想到侯此是心然之勢當時何不想到姬和 西路此是心然之勢當時何不想到君嬴開又遣人到此是心然之勢當時何不想到國將鄭

伯死難之事報知世子握突教他起兵復仇不在話下單說世子握

突年方二十三歲生得身長八尺英毅非常一聞父親戰死不勝哀

憤遂素袍縵帶帥車三百乘星夜奔馳而來早有探馬報知犬戎主

預作準備握突一到便欲進兵公子成諫曰我兵兼程而進疲勞未

息宜深溝固壘待諸侯兵集然後合攻此萬全之策也握突曰君父

之仇禮不反兵况夫戎志驕意滿我以銳擊情往無不克得有理未

可全非勿以成敗論也若待諸侯兵集豈不慢了軍心遂麾兵直逼城下城上

偃旗息鼓全無動靜握突大罵犬羊之賊何不出城決一死戰城上

並不答應握突喝教左右打點攻城忽聞叢林深處音頻呂巨羅音列薨音列一

軍從後殺來乃夫戎主定計預先埋伏在外者握突大驚慌忙挺鎗

來戰城上巨羅聲又起城門大開又有一枝軍殺出握突前有字丁

後有音滿也速雨下夾攻抵當不住大敗而走戎兵追趕三十餘里方

回握突收拾殘兵謂公子成曰孤不聽卿言以至失利今計將何出

公子成曰此去濮陽不遠今在昌衛成公居此侯老成老成要緊經事更要緊老成而不經事無能為也

何不投之音歸合兵可以得志握突依言分付望濮陽一路而進約

行二日塵頭起處望見無數兵車如牆而至中間坐着一位諸侯錦

袍金帶蒼顏白髮飄飄然有神仙之態那位諸侯正是音歸武公姬却



時已八十餘歲矣，拊突停車高叫曰：「我鄭世子握突也，犬戎兵犯京師，吾父死於戰場，我兵又敗，特來求救。」武公拱手答曰：「世子放心，孤傾國勤王，聞秦晉之兵不久亦當至矣。何憂犬戎哉？」握突讓邴侯先行，撥轉車轅，重回鎬京，離二十里分兩處下寨，教人打聽秦晉二國起兵消息。探子報道：「西角上金鼓大鳴，車聲轟地，繡旗上大書秦字。」武公曰：「秦爵雖附庸，國小不得比於諸侯，故曰附庸。然習於戎俗，其兵勇悍，善戰，犬戎之所畏也。」便是老成經事之言。言未畢，北路探子又報晉兵亦至，已於北門

立寨。武公大喜曰：「二國兵來，大事濟矣。」即遣人與秦晉二君相聞，須臾之間，二君皆到武公營中，互相勞苦。二君見握突渾身素縗，問此位何人。武公曰：「此鄭世子也。」遂將邴伯死難與幽王被殺之事述了一遍。二君嘆息不已。武公曰：「老夫年邁無識，止為臣子義不容辭，勉力來此掃蕩腥膻，全仗上國。今計將安出？」襄公曰：「犬戎之志在於

剽掠子女金帛而已彼謂我兵初至必不隄防今夜三更宜分兵東

南北三路攻打獨缺西門放他一條走路却教鄭世子伏兵彼處候

其出奔從後掩擊必獲全勝奈人不特勇悍善戰亦頗善於設謀武公曰此計甚善話

分兩頭再說鄭侯在城中聞知四國兵到心中大喜遂與小周公周

周公之子名咄密議只等攻城這裡開門接應却勸戎主先將寶黃金繒着

右先鋒李丁分兵押送回國以削其勢又教左先鋒滿也速盡數領

兵出城迎敵戎主認作好話一一聽從却說滿也速營於東門之

外正與備兵對壘約會明日交戰不期三更之後被備兵劫入大寨

滿也速提刀上馬急來迎敵其奈戎兵四散亂竄雙拳兩臂撐持不

住只得一同奔走三路諸侯吶喊攻城忽然城門大開三路車馬一

擁而入毫無撐禦此乃鄭侯之計也戎主在夢中驚覺跨着剗馬音逕

出西城隨身不數百人又遇鄭世子掘突攔住廝戰正在危急却得

滿也速收拾敗兵來到混戰一場方得脫身掘突不敢窮追入城與  
大戎雖敗未吃虧捨擄失計殊爲可惜  
諸侯相見恰好天色大明褒姒不及隨行自縊而亡雖然遲死數日却死得大不乾  
了胡曾先生有詩嘆云

錦繡園中稱國母

腥膻隊裏作番婆

到頭不免投繯苦

爭似爲妃快樂多

【甲】侯大排筵席管待四路諸侯只見首席【乙】武公推箸而起謂諸侯  
曰今日君亡國破豈臣子飲酒之時耶眾人齊聲拱立曰某等願受  
教訓武公曰國不可一日無君今故太子在【丙】宜奉之以卽王位諸  
君以爲何如襄公曰君侯此言文武成康之靈也世子掘突曰小子  
身無寸功迎立一事願効微勞以成先司徒之志謂鄭伯友武公大喜舉  
爵勞之遂于席上草成表章備下法駕各國皆欲以兵相助掘突曰  
原非赴敵安用多徒只用本兵足矣【丁】侯曰下國有車三百乘願爲

引道次日掘突遂往申國迎太子宜曰爲王却說宜曰在申終日納

悶正不知國舅此去凶吉如何忽報申世子賞着國舅申侯同諸侯

連名表章奉迎還京心下到喫了一驚展開看時乃知幽王已被犬

戎所殺父子之情不覺放聲大哭掘突奏曰太子當以社稷爲重望

早正大位以安人心宜曰曰孤今負不孝之名於天下矣事已如此

只索起程不一日到了鎬京周公先驅入城掃除宮殿國舅申侯引

着衛晉秦三國諸侯同申世子及一班在朝文武出郭三十里迎接

卜定吉日進城宜曰見宮室殘毀淒然淚下失下遷當下先見了申

侯稟命過了然後服袞冕告廟即先命申於王位是爲平王平王升殿眾諸侯

百官朝賀已畢平王宣申伯上殿謂曰朕以廢棄之人獲承宗祧皆

舅氏之力也進爵爲申公申伯辭曰賞罰不明國政不清鎬京亡而

復存乃眾諸侯勤王之功臣不能禁戢大戎獲罪先王臣當萬死敢

東司列國志 卷之 二十五

領賞平堅辭三次平王令復侯爵武公又奏曰褒姒母子恃寵亂倫虢石父尹球等欺君悞國雖則身死均當追貶平王一准奏侯和進爵爲公音前在朝侯仇加封河內附庸之地音前在朝伯友死於王事賜諡爲桓世子掘突襲爵爲伯加封昉田干頃音前在朝君原是附庸加封伯列於諸侯小周公咺拜爲太宰之職申后號爲太后褒姒與伯服俱廢爲庶人虢石父尹球祭公姑念其先世有功兼死於王事止削本身爵號仍許子孫襲位又出安民榜撫慰京師被害百姓大宴羣臣不能虛語申侯代父復仇何得深罪盡歡而散有詩爲證

百官此日逢恩主

萬姓今朝喜太平

自是累朝功德厚

山河再整望中興

次日諸侯謝恩平王再封掘突爲卿士留朝與太宰咺一同輔政惟申秦二君以本國迫逼戎狄拜辭而歸申侯見

世子掘突英毅非常以女妻之是爲武姜此話閣過不題却說犬戎

自到鎬京擾亂一番識熟了中國的道路雖則被諸侯驅逐出城其

鋒未曾挫折又自謂勞而無功心懷怨恨遂大起戎兵侵占疆岐

豐之地爲戎半爲戎有漸漸逼近鎬京連月烽火不絕又宮闕自焚燒之

後十不存五頽牆敗棟光景甚是淒涼平王一來府庫空虛無力建

造宮室二來怕犬戎早晚入寇遂萌遷都洛邑之念這是頃一念一日朝罷謂羣

臣曰昔王祖成王既定鎬京又營洛邑此何意也羣臣齊聲奏曰洛

邑爲天下之中四方入貢道里適均所以成王命召公相宅周公興

築號曰東都宮室制度與鎬京同每朝會之年天子行幸東都接見

諸侯此乃便民之政也平王曰今犬戎逼近鎬京禍且不測朕欲遷

都於洛何如太宰咺奏曰今宮闕焚毀營建不易勞民傷財百姓嗟

怨國乘釁而起何以禦之遷都於洛實爲至便兩班文武俱以犬

戎爲慮齊聲曰太宰之言是也惟司徒爲武公低頭長嘆平王曰老

司徒何獨無言武公乃奏曰老臣年逾九十蒙吾王不棄老耄備位

六卿若知而不言是不忠於君也若違眾而言是不和於友也然寧

得罪於友不敢得罪於君夫鎬京左有殽函右有隴蜀披山帶河沃

野千里天下形勝莫過於此洛邑雖天下之中其勢平衍四面受敵

之地所以先王雖並建兩都然宅西京以振天下之要留東都以備

一時之巡二語指陳并建兩都之故明白確切吾王若棄鎬京而遷洛恐王室自此衰

弱矣平王曰夫戎侵奪岐豐勢甚猖獗且宮闕殘毀無以壯觀朕之

東遷實非得已武公奏曰夫戎豺狼之性不當引入臥闥音御門也公借兵

失策開門揖盜使其焚燒宮闕戮及先王此不共之仇也今王勵志

自強節用愛民練兵訓武數語自是爲國要圖不獨平王之時而已效先王之北伐南征

俘彼戎主以獻七廟即可湔雪前恥若隱忍避仇棄此適彼我退一

尺敵進一尺恐蠶食之憂不止於岐豐而已

說利害處亦透徹

昔堯舜在位

茅茨土階禹居卑宮不以爲陋京師壯觀豈在宮室惟吾王熟思之

太宰咺又奏曰老司徒乃安常之論非通變之言也先王怠政滅倫

自招寇賊其事已不足深咎

此是破去復仇之說

今王掃除煨燼僅正名號而

府庫空虛兵力單弱百姓畏懼犬戎如畏豺虎

此是破去節用練兵之說

一旦戎

騎長驅民心瓦解誤國之罪誰能任之武公又奏曰公既能召戎

定能退戎主遣人問之必有良策

此轉壞了申公何人而有良策哉適以速王之遷都而已

正商

議間國舅曰公遣人賫告急表文來到平王展開看之大意謂犬戎

侵擾不已將有國亡之禍伏乞我王憐念瓜葛發兵救援平王曰舅

氏自顧不暇安能顧朕東遷之事朕今決矣乃命太史擇日東行魯

武公曰孤職在司徒若主上一行民人離散孤之咎難辭矣遂先期

出榜示諭百姓如願隨駕東遷者作速準備一齊起程祝史作文先



將遷都緣繇祭告宗廟至期大宗伯抱着七廟神主登車先道魯伯  
嬴開聞平王東遷親自領兵護駕百姓攜老扶幼相從者不計其數  
當時宣王太祭之夜夢見美貌女子大笑三聲大哭三聲不慌不忙  
將七廟神主捆做一堆冉冉望東而去大笑三聲應裏妣驢山烽火  
戲諸侯事大哭三聲者幽王褒姒伯服三命俱絕神主捆束往東正  
應今日東遷此夢無一不驗又太史伯陽父辭云哭又笑笑又哭羊  
被鬼吞馬逢犬逐慎之慎之厥弧箕箒羊被鬼吞者宣王四十六年  
遇鬼而亡乃巳未年馬逢犬逐犬戎入寇幽王十一年庚午也自此  
國圖遂亡天數有定如此亦見伯陽父之神占矣東遷後事且看下

回分解

第四回

秦文公郊天應夢

鄭莊公掘地見母

鎬京被戎狄一番擾亂平王親見府庫空虛人民離散兵力單弱不能整頓宮室殘毀不能修建所以遷都今纔到雒京國難未舒大仇未報因貢不入便思伐楚庸人一挫便怕纔盛便驕千古一轍

岐豐要地斷不可棄前回論之詳矣但秦之代周已是前定之數故平王之賜秦人之得都有莫之爲而爲者非盡人事之咎也

戎狄豺狼成性若果安分守己儘可自尊自大卽鎬京一番擾亂禍首自是申侯旣已僥倖滿載而歸就該罷手誰人又去尋他他却恃其兵力侵擾不休逼得天子遷都惹出秦人廝敵兵將旣傷殘於行陣國主安身不牢遯去西荒反把自己的地方

都帶掉了可爲貪得無厭之戒

禮樂者治世之大本征伐者馭世之大權然征伐之所不及尙賴禮樂以維持之秦伯擅用郊祀越禮僭分天子力不能討或遣一介之使以正詞責之秦人未必卽敢肆然抗命也試觀請隤問鼎已在衰弱至極之時而兩番正論尙能使晉楚俛首帖耳况此時周室大勢猶未甚壞乎總之平王質本昏庸不識大體苟安姑息以致釀成禍亂使秦遂以代周豈非天意

秦人求祀上帝僭不必言然猶名之曰白帝號之曰鄜畤多方掩飾蓋猶畏其名也魯竟請用郊禘則更甚矣請而不許抗命自專罪又甚焉乃至引秦自比夫魯爲宗國王室至親周公之邦禮義所出何得以疎遠蠢悍之秦爲例乎諸侯僭命侵奪相仍凌蔑王朝隳棄憲典賞魯人爲之倡也

偏愛少子固是婦人之常然亦何至如姜氏之甚况爭位奪國  
非比土庶人家其勢必致稱兵對敵非兄殺弟卽弟殺兄愛一  
子殺一子爲之母者果何心乎其初不過一念禽犢之恩不知  
後來構禍之慘遂至於此愚婦人愚得又可恨又可憐

莊公不特高似叔段卽比公子呂等亦高數籌諸人屢次請討  
乃是高視叔段除之惟恐不速在莊公視之只如無物蓋已明  
知其材力不足以有爲也故任他橫行只是不理譬如弄獼猴  
者隨他跳上跳下左跑右跑只作不會看見一般直等他認真  
要走之時方纔把索子一提不怕他跑到那裏去其於叔段無  
禮并不發作者乃是會家不忙耳他在眾人面前却不肯將此  
意明白說出故只含糊答應眾人替他十分着急他自肚裏暗  
笑說他以私情而忽大計固在夢中卽說他養成其惡而後圖

之亦是隔靴搔癢

莊公誓母一事自是滅理敗倫不須多費詞說亦幸而姜氏能忍莊公旋亦悔悟考叔乘機進言設策遂爲母子如初耳使其不幸姜氏以羞憤交迫之故竟有不虞吾不知莊公何以自解於天下萬世又何以自解於其心也怒發於中不加詳慎一語之誤遂爲千古罪人可不戒哉

話說平王東遷車駕至於洛陽見市井稠密宮闕壯麗與鎬京無異

心中大喜

平王遷都只不  
過要圖熱鬧耳

京都既定四方諸侯莫不進表稱賀獻

方物惟有

即楚國  
詳見後

不到平王議欲征之羣臣諫曰蠻荆久在化

外宣王始討而服之每年止

宣王命  
方叔征蠻荆

貢菁茅一車以供祭祀縮酒之用

菁茅  
草名不責他物所以示羈縻之意今遷都方始人心未定倘王師遠討未

卜順逆且宜包容使彼懷德而來如或怙終不悛俟兵力旣足討之

未晚自此南征之議遂息

賴有此諫不然又要弄出不好來了

**秦**襄公告辭回國平王

曰今岐豐之地半被大戎侵據卿若能驅逐犬戎此地盡以賜卿少

酬扈從之勞永作西藩豈不美哉

驅逐犬戎益封加爵可也此地出以賜卿使不二之險獨歸秦國此

伐周之禍豈不謬哉

**襄**公稽首受命而歸卽整頓戎馬爲滅戎之計不及三

年殺得犬戎七零八落其大將孛丁滿也速等俱死於戰陣

教得快活誰教

他侵擾不休來

戎主遠遁西荒

西方荒地之處

岐豐一片盡爲**秦**有關地千里遂成

大國髯翁有詩云

文武當年發跡鄉

如何輕棄界秦邦

岐豐形勝如依舊

安得秦強號如皇

却說**秦**乃帝顓頊之裔其後人名皐陶自唐堯時爲士師官皐陶子

伯翳佐大禹治水烈山焚澤驅逐猛獸以功賜姓曰嬴爲舜主畜牧

之事伯翳生二子若木大廉若木封國於徐今縣州府自**夏**以來世爲諸侯至

紂王時大廉之後有蜚廉者善走日行五百里其子惡來有絕力能

手裂虎豹之皮父子俱以材勇爲紂幸臣相助爲虐秦人祖宗便不正直武王

克商誅蜚廉并及惡來蜚廉少子曰季勝其曾孫名造父以善御得

幸於圖穆王封於趙今永安縣爲圖趙氏之祖其後有非子者居犬丘今

平善於養馬圖孝王用之命畜馬於泃渭二水之間馬大蕃息詳興

國之始亦甚卑微孝王大喜以圖地封非子爲附庸之君使續嬴祀號爲嬴

圖傳六世至襄公以勤王功封圖伯又得岐豐之地勢益强大定都

於雍今鳳翔府城始與諸侯通聘襄公薨諸侯死日薨子文公立時平王十五

年也一日文公夢鄜音敷邑之野今西安府鄜州有黃蛇自天而降止於山陂音反

頭如車輪下屬於地其尾連天俄頃化爲小兒謂文公曰我上帝之

子也帝命汝爲白帝以主西方之祀言訖不見明日召大史敦占之

敦奏曰白者西方之色君奄有西方上帝所命祠之必當獲福乃於

敦奏曰白者西方之色君奄有西方上帝所命祠之必當獲福乃於

酈邑築高臺立白帝廟號曰酈時

時者祭名

用白牛祭之又陳倉

今費人知縣

獵得一獸似猪而多刺擊之不死不知其名欲牽以獻文公路間遇

二童子指曰此獸名曰狷音常伏地中啖死人腦若捶其首卽死狷

亦作人言曰二童乃雉精名曰陳寶得雄者王得雌者霸二童子被

說破卽化爲野雞飛去其雌者止於陳倉山之北阪化爲石雞視猶

亦失去矣獵人驚異奔告文公文公復立陳寶祠於陳倉山又終南

山卽岐有大梓樹文公欲伐爲殿材鋸之不斷砍之不入忽大風雨

乃止有一人夜宿山下聞眾鬼向樹賀喜樹神亦應之一鬼曰因若

使人披其髮以朱絲繞樹將祭之何樹神默然明曰此人以鬼語告

於文公文公依其說復使人伐之樹隨鋸而斷有青牛從樹中走出

逕投雍水其後近水居民時時見青牛出水中文公聞之使騎士候

而擊之牛力大觸騎士倒地騎士髮散披面牛懼更不敢出文公乃

大周列國志 卷之 三十二



制髦頭於軍中今畢帶上復立怒特祠以祭大梓之神歷敘許多祥

一邊頗時惠公開國僭祀上帝亦遣太宰讓到國請用郊禘之

禮平王不許惠公曰吾祖周公有大勳勞於王室禮樂吾祖之所制

作子孫用之何傷自作即可自用玉人可以以祀人矣胡說不通真是

可笑况天子不能禁安能禁遂僭用郊禘比於王室平王知之不

敢問也自此王室日益卑弱諸侯各自擅權互相侵伐天下紛紛多

事矣史官有詩歎曰

自古王侯禮數懸 未聞侯國可郊天

一從秦魯開端僭 列國紛紛竊大權

再說鄭世子掘突嗣位是為武公武公乘周亂并有東虢即今榮及

音僧國名地兼井之禍始自鄭人後日子遷都於鄭謂之新鄭以

榮陽為京城設關於制邑晉制邑即虎牢自是亦遂強大與武

公同爲朝卿士平王十三年爲武公薨武公獨秉國政只爲國都榮陽與洛邑鄰近或在朝或在國往來不一這也不在話下却說

武公夫人是侯之女姜氏所生二子長曰寤生次日段爲何喚

做寤生原來姜氏夫人分娩之時不曾坐辱在睡夢中產下醒覺方

知姜氏喫了一驚寤生今人謂之橫產乃難爲產母之事故莊姜惡

乃是極美之事有何傷但而惡之哉况寤寐二字自有分別寐字方

是睡着寤字乃醒覺也舊解不明字義前人已曾駁過故附記之

以此取名寤生心中便有不快之意及生次子段長成得一表人才

面如傅粉唇若塗朱又且多力善射武藝高強姜氏心中偏愛此子

若襲位爲君豈不勝寤生十倍屢次向其夫武公稱道次子之賢宜

立爲嗣武公口長幼有序不可紊亂况寤生無過豈可廢長而立幼

乎遂立寤生爲世子武公大有主張不枉王朝卿士只以小小共城爲段之食邑號

曰其叔姜氏心中愈加不悅及武公薨寤生卽位是爲莊公仍代

父為國卿士姜氏夫人見共叔無權心中怏怏乃謂莊公曰汝承父

位享地數百里使同胞之弟容身最爾於心何忍莊公曰惟母所欲

姜氏曰何不以制邑封之莊公曰制邑巖險著名先王遺命不許分

封除此之外無不奉命姜氏曰其次則京城亦可莊公嘿然不語姜

氏作色曰再若不允惟有逐之他國使其別圖仕進以糊口耳莊公

連聲曰不敢不敢遂唯唯而退次日升殿即宣共叔段欲封之大夫

祭足名足字中諫曰不可天無二日民無二君京城有百雉之雄地廣民

眾與滎陽相等况共叔夫人之愛子若封之大邑是二君也恃其內

寵恐有後患莊公曰我母之命何敢拒之遂封共叔於京城共叔謝

恩已畢入室來辭姜氏姜氏屏去左右私謂段曰汝兄不念同胞之

情待汝甚薄今日之封我再三懇求雖則勉從中心未必和順汝到

京城宜聚兵蒐乘陰為準備儻有機會可乘我當相約汝與黃之

師我爲內應國可得也汝若代了悟生之位我死無憾矣共叔領命

遂往京城居住自此國人改口俱稱爲京城太叔開府之日西鄙比

齊國西北邊邑也

鄙之宰俱來稱賀太叔段謂二宰曰汝二人所掌之地如今屬我封

士自今貢稅俱要我處交納兵車俱要聽我徵調不可違悞二宰

久知太叔爲國母愛子有嗣位之望今日見他豐采昂昂人才出眾

不敢違抗且自應承太叔托名射獵日逐出城訓練士卒并收二鄙

之眾一齊造入軍冊又假出獵爲繇襲取鄆及廩延俱邑名兩處邑宰

逃入國遂將太叔引兵取邑之事備細奏聞莊公莊公微笑不言

秦他處心稱置置之死聽其爲不替也中有主謀自然不言警皆

中有所主自班中有一位官員高聲叫曰段可誅也莊公擡頭觀看

然不用慌忙乃是上卿公子呂莊公曰子封公子呂字有何高論公子呂奏曰臣聞人

臣無將將則必誅將者未形之逆也今太叔內挾母后之寵外恃京城之固

日夜訓兵講武其志不篡奪不已主公假臣偏師直造京城縛段而

歸方絕後患

說得雖是但不  
知二人身分

莊公曰段惡未著安可加誅

不若臉子  
說謊

封曰今兩鄙被收直至廩延先君土地豈容日割莊公笑曰段乃姜

氏之愛子寡人之愛弟寡人寧可失地豈可傷兄弟之情拂國母之

意乎

虧他老臉  
說謊得出

公子呂又奏曰臣非慮失地實慮失國也今人心皇

皇見太叔勢大力強盡懷觀望不久都城之民亦將二心主公今日

亦說得是但不乏

能容太叔恐異日太叔不能容主公悔之何及莊公曰卿勿妄言寡

莊公能定耳

人當思之公子呂出外謂耳卿祭足曰主公以宮園之私情而忽社

稷之大計吾甚憂之

盲鯁之言  
令人發笑

祭足曰主公才智兼人此事必非坐

視只因大廷耳目之地不便洩露

祭足好惡  
露一功

子貴戚之卿也若私叩

之必有定見公子呂依言直叩宮門再請莊公求見莊公曰卿此來

何意公子呂曰主公嗣位非國母之意也萬一中外合謀變生肘腋

鄭國非主公之有矣臣寢食不寧是以再請莊公曰此事干礙國母

公子呂曰主公豈不聞周公誅管蔡之事乎當斷不斷反受其亂望

早早決計莊公曰寡人籌之熟矣段雖不道尚未顯然叛逆我若加

誅姜氏必從中阻撓從惹外人議論不惟說我不友又說我不孝我

今置之度外任其所為彼恃寵得志肆無忌憚待其造逆那時明正

其罪則國人必不敢助而姜氏亦無辭矣連此一是老臉說謙聊以解說十眾臣耳其實只是

僂偏登場線索在手明知太叔之不足平也公子呂曰主公遠見非臣所及但恐日後一

日養成勢大如蔓草不可芟除可奈何主公若必欲俟其先發宜挑

之速來莊公曰計將安出叔段一日不誅莊公一日不朝公子呂曰主公久不入朝謂周心不下也無非為太

叔故也主子曰誰出一個撲了接口流承可見用心矣今聲言如圖太叔必謂國內空虛興兵爭圖臣預先引兵伏

於京城近處乘其出城入而據之主公從廩延一路殺來腹背受敵

太叔雖有冲天之翼能飛去乎莊公曰卿計甚善慎毋洩之他人公

子呂辭出宮門嘆曰祭仲料事可謂如神矣次日早朝莊公假傳一

令使大夫祭足監國自己要朝周面君輔政姜氏聞知此信心中大  
喜曰段有福爲君矣我則曰段無福爲太叔交遂寫密信一通遣心腹送到京城

約太叔於五月初旬興兵襲國時四月下旬事也公子呂預先差人

伏於要路獲住賈書之人登時殺了將書密送莊公莊公啓緘看畢

重加封固別遣人假作姜氏所差送達太叔索有回書以五月初五

日爲期要立曰旗一面於城樓便知接應之處莊公得書喜曰段之

供招在此姜氏尚能庇護耶遂入宮辭別姜氏只說往國却望麋延

一路徐徐而進公子呂率車二百乘於京城鄰近埋伏自不必說却

說太叔接了母夫人姜氏密信與其子公孫滑商議使滑往國借

兵許以重賂自家盡率京城二鄙之衆托言奉國伯之命使段監國

祭羶犒車揚揚出城公子呂預遣兵車千乘扮作商賈模樣潛入京

城只等太叔兵動便於城樓放火公子呂望見火光即便殺來城中

之人開門納之不勞餘力得了京城即時出榜安民榜中備說莊公

孝友太叔背義忘恩之事滿城人都說太叔不是再說太叔出兵不

上二日遂聞了京城失事之信心下慌忙晝夜迴轅屯扎城外打點

攻城只見手下士卒紛紛耳語原來軍位中有人接了城中家信說

莊公如此厚德太叔不仁不義一人傳十十人傳百都道我等背正

從逆天理難容哄然而散太叔點兵去其大半知人心已變急望鄆

邑奔走再欲聚眾不道莊公兵已在鄆乃曰共吾故封也於是走入

共城閉門自守莊公引兵攻之那共城區區小邑怎當得兩路大軍

如太山壓卵一般須臾攻破太叔聞莊公將至嘆曰姜母誤我矣何

面目見吾兄乎

可見太叔不是甚度真正壞人只是無知純補子弟耳

遂自刎而亡吳會先生

有詩曰

寵弟多才古大封

况兼內應在宮中



誰知公論難容逆

生在京城死在共

又有詩說莊公養成段惡以塞姜氏之口真千古奸雄也詩曰

子弟全憑教育功

養成稔惡陷災凶

從京邑分封日

太叔先操掌握中

從不有制昔令共復生

莊公撫段之屍大哭一場曰癡兒何至如此遂簡其行裝姜氏所寄

此話掩人耳目

之書尚在將太叔回書總作一封使人馳至國教祭足呈與姜氏

姜氏此時取何碑乎莊公可謂有策到矣

觀看即命將姜氏送去頹地安置遣以誓言曰不及黃泉無相見也

姜氏見了二書羞慚無措自家亦無顏與莊公相見婦人家橫心偏愛不通道理任

意胡行只是不會

算到未後一着耳即時離了宮門出居頹地莊公回至國都目中不

既有悔心何不即時從正補是除怨未忌耳

見姜氏不覺良心頓萌嘆曰吾不得已而殺弟何忍又離其母誠天

倫之罪人矣却說頹谷封人之官掌封疆名曰頹考叔為人正直無私素

有孝友之譽見莊公安置姜氏於頹謂人曰母雖不母子不可以不

子主公此舉傷化極矣乃覓鴛鳥數頭假以獻野味爲名來是莊公

莊公問曰此何鳥也音鴛穎考叔對曰此鳥名鴛音鴛畫不見泰山夜能察秋

毫明於細而暗於大也音鴛小時其母哺之既長乃啄食音鴛母此乃不孝

之鳥故捕而食之莊公嘿然適宰夫進蒸羊莊公命音鴛一肩賜考叔

食之考叔只簡好肉用紙包音鴛藏之袖內莊公恠而問之考叔對曰

小臣家有老母小臣家貧每日取野味以悅其口音鴛享此厚味今

君賜及小臣而老母不沾一縷之惠音鴛小臣念及老母音鴛能不咽故此

攜歸欲作羹以進母耳莊公曰卿可謂孝子矣言罷不覺凄然長嘆

考叔問曰主公何爲而嘆莊公曰你有母奉養得盡人子之心寡人

貴爲諸侯反不如你考叔佯爲不知又問曰姜夫人在堂無恙何爲

無母莊公將姜氏與太叔共謀音鴛及安置穎邑之事細述一遍已

設下黃泉之誓悔之無及考叔對曰太叔已亡姜夫人止存主公一

東周列國志 卷之七 三十七

人又不奉養與鷓鴣何異倘以黃泉相見爲歎臣有一計可以解之

莊公問何計可解考叔對曰掘地見泉建一地室先迎姜夫人在內

居住告以主公想念之情料夫人念子不滅主公之念母主公在地

室中相見於及泉之誓未嘗違也此計到好只見子之于母何用如莊公大喜遂命考叔發壯士五百

人於曲洧今洧縣牛脾山下掘地深十餘丈泉水湧出因於泉側架木

爲室室成設下長梯一座考叔往見武姜曲道莊公悔恨之意如今

欲迎歸孝養武姜且悲且喜考叔先奉武姜至牛脾山地室中莊公

乘輿亦至從梯而下拜倒在地口稱寤生不孝久缺定省求國母恕

罪武姜曰此乃老身之罪與汝無與用手扶起母子抱頭大哭遂升

梯出穴莊公親扶武姜登輦自已執轡隨侍國人見莊公母子同歸

無不以手加額稱莊公之孝此皆考叔調停之力也吳會先生有詩

云

黃泉誓母絕彝倫

大隊猶疑隔世人

考叔不行懷肉計

莊公安肯認天親

莊公感考叔

全其母子之愛

賜爵大夫與公孫閱同掌兵權

伏下

不在話

下

再說共叔之子公孫滑請得

師行至半途聞共叔見殺遂逃奔

歸訴說伯父殺弟囚母之事

桓公

武公之孫曰

伯無道當為公孫討

之遂興師伐

不知勝負如何且看

下回分解

第五回

寵虢公周鄭交質

助衛逆魯宋興兵

衛桓據鄭滑一偏之詞不察明白便自興師動眾助逆攻順無

端開費於鄰國真是庸劣不材

致書一行最為得當是非曲直所由分也况只須好致一書便

可棄仇尋好省却多少唇舌鬪爭爲國家者其亦常存此意也夫

自君王而論執政無過自然不當輕易更換自下而論則政是王朝之政臣是王朝之臣或予或奪悉聽王裁豈得貪位自恣據爲私物况怨望不已至於受質受質不已至於用兵取麥取禾無君甚矣

設盟送質不是霸道雖用之與國猶且惡其不正况君臣乎况太子者二君也天下之共主也鄭伯儼然受以爲質王朝衰弱固不必言而鄭伯之橫僭亦古今之共惡矣黑肩論鄭伯苛刻少恩非忠順之臣最是論得的當益慘刻之人必然少恩既然少恩雖君臣父子之間亦無所忌諱欲望其忠順難矣其論鄭本有功則不當奪其政恐憤怒而致有跋扈之舉則不可奪

其政說利害處亦頗明白桓王是少不更事之人故不肯聽及後鄭人無狀取麥取禾桓王怒欲興兵又虧他調停解說蓋已明知力量單弱無奈鄭何不如且作人情待他自己愧悔亦是明白處

鄭國君臣俱是一班奸險之人所謂方以類聚只得一穎考叔略正道些却又狐掌難鳴祭足奸貪更甚所以帮着鄭莊做出許多滅理絕倫之事

人之有助無助得力與不得力不全在婚姻與不婚姻鄭忽說丈夫志在自立固爲有理但亦要看所處時勢與己之才力如何不然借助婚姻亦是一說未可盡廢也

衛莊衛桓州吁宋殤公子翬等都是般混帳壞人在黑漆桶中過日子者算了得大奸大惡只看衛莊溺愛便糊糊塗塗全

不知防備日後之禍雖有石碯忠言他亦全不省理衛桓新立寵弟素行無良他却全不防備致遭毒手鄭莊還說是溺愛不明桓公亦不知備豈非糊塗之甚者鄭莊打發五國只是看得透掣得定便不勞餘力而定尤妙在詐敗一陣足以饜敵心而於我無損只此一事足見老奸巨猾手段

石厚見識算計都高似周吁數倍若用之於正未必不有補於國家可惜助逆弑君把大題目先來錯了便貽臭萬世有聰明者尚亦慎所用哉

却說鄭莊公聞公孫滑起兵前來侵伐問計於羣臣公子呂曰斬草留根逢春再發公孫滑逃死爲幸反興齊師此齊侯不知共叔龔之罪故起兵助滑以救祖母爲辭也依臣愚見莫如修尺一之書致於齊侯說明其故齊侯必抽兵回國滑勢旣孤可不戰而擒矣公曰

然遂遣使致書於衛桓公得書讀曰

寤生再拜奉書衛侯貴侯殿下家門不幸骨肉相殘誠有愧於鄰國然封京賜土非寡人之不友恃寵作亂實叔段之不共寡人念先人世守爲重不得不除母姜氏以溺愛叔段之故內懷不安避居穎城寡人已自迎歸奉養今逆滑昧父之非奔投大國賢侯不知其非義師徒下臨敝邑自反竝無得罪惟賢侯同聲亂賊之誅勿傷唇齒之誼敝邑幸甚

衛桓公覽罷大驚曰叔段不義自取滅亡寡人爲滑與師實爲助逆遂遣使收回本國之兵使者未到滑兵乘廩延無備已攻下了鄭莊公大怒命大夫高渠彌出車二百乘來爭廩延時衛兵已撤回公孫滑勢孤不敵棄了廩延仍奔衛國公子呂乘勝追逐直抵衛郊衛桓公大集羣臣問戰守之計公子州吁進曰水來土掩兵至將迎又何



疑焉

州吁開口便要廝殺可見是好兵之人

大夫石碯奏曰不可不可

兵之來繇我助滑爲逆所致前

伯有書到我不若以書答之引咎謝罪不勞師

徒可却

石碯與公子呂二人針鋒相對然亦老成之見

侯曰卿言是也卽命石碯作

書致於

伯書曰

完再拜上王卿士鄭賢侯殿下寡人誤聽公孫滑之言謂上國殺弟囚母使孫姪無竄身之地是以興師今讀來書備知京城太叔之逆悔不可言卽日收回廩延之兵倘蒙鑒察當縛滑以獻復修舊好惟賢侯圖之

莊公覽書曰既服罪寡人又何求焉却說國母姜氏聞莊公興師伐魯恐公孫滑被殺絕了太叔之後遂向莊公求哀乞念先君武公遺體存其一命莊公既礙姜氏之面又度公孫滑孤立無援不能礙姜氏之面是說只

有爲是度其不能有爲耳

乃回書曰侯書曰但言奉教撤兵言歸於

好滑雖有罪但逆弟止此一子乞留上國以延段祀一面取回高渠

彌之兵公孫滑老死於圖此是後話却說圖平王因圖莊公久不在

位偶因號公思父號公名即石父之子來朝言語相投遂謂號公曰圖侯父子

秉政有年今久不供職朕欲卿權理政務卿不可辭號公叩首曰圖

伯不來必國中有事故也臣若代之圖伯不惟怨臣且將怨及王矣

臣不敢奉命再三辭謝退歸本國原來圖莊公身雖在國留人於王

都打聽朝中之事動息傳報留心國政自是執政之職便欲爲公便

聽爲公乎爲私乎明今日平王欲分政於號公如何不知卽日駕車

於圖朝見已畢奏曰臣荷聖恩父子相繼秉政臣實不才有忝職位

願拜還卿士之爵退就藩封以守臣節平王曰卿久不泄任朕心懸

懸今見卿來如魚得水卿何故出此言耶莊公又奏曰臣國中有逆

弟之變曠職日久今國事粗完星夜趨朝聞道路相傳謂吾王有委

政號公之意臣才萬分不及號公安敢尸位以獲罪於王乎平王見

開首不能應承齊莊公說出號公之事便竟自己先輕猜疑委寔不

莊公說及號公之事心慙面赤勉強言曰朕別卿許久亦知卿國中

有事欲使號公權管數日以候卿來號公再三辭讓朕已聽其還國

矣卿又何疑焉莊公又奏曰夫政者王之政也非臣一家之政也用

人之柄王自操之號公才堪佐理臣禮當避位不然羣臣必以臣為

貪於權勢昧於進退口中說的俱是正理心下却殊不一惟王察之

平王曰卿父子有大功於國故相繼付以大政四十餘年君臣相得

今卿有疑朕之心朕何以自明卿如必不見信朕當命太子狐狐太子名

為質於國何如奇想莊公再拜辭曰從政罷政乃臣下之職焉有大

子委質於臣之禮恐天下以臣為要君只怕有臣當萬死平王曰不

然卿治國有方朕欲使太子觀風於國因以釋目下之疑卿若固辭

是罪朕也莊公再三不敢受旨羣臣奏曰依臣等公議王不委質無

是看後鄭伯齊處都是御下正理把平王無得勝朕亦無可轉身平王

答處言語支離知自己不是痛人處事可笑也

口中說的俱是正理心下却殊不一

無奈何

奇事

都是強說究竟莊公為可走不及桓公處甚

只怕有

狐太子名

以釋伯之疑若獨委質又使伯伯乖臣子之義莫若君臣交質兩釋

猜忌方可全上下之恩平王曰如此甚善莊公使人先取世子忽

在朝諸臣皆畏莊公之勞所以和即

無一人子侍質於周然後謝恩周太子狐亦如周為質又是奇想尚事只不知王若變心鄭將怎

生處置吏官評論周交質之事以為君臣之分至此盡廢矣詩曰

腹心手足本無私 一體相猜事可嗤

交質分明同市賈 王綱從此遂陵遲

自交質以後周伯留周輔政一向無事平王在位五十一年而崩天

崩伯與周公黑肩同攝朝政使世子忽歸周迎迓太子狐來周嗣

位太子狐痛父之死未得侍疾含斂哀痛過甚到周而薨其子林嗣

立是為桓王眾諸侯俱來奔喪并謁新天子周公忌父先到舉動皆

合禮數人人愛之桓王傷其父以質周身死且見周伯久專朝政心

中疑懼私與周公黑肩商議曰周伯曾質先太子於國意必輕朕君

臣之間恐不相安○公執事甚恭朕欲昇之以政卿意以為何如周

公黑肩奏曰○伯為人慘刻少恩非忠順之臣也但我國東遷洛邑

○伯功勞甚大今改元之日遽奪○政付於他手○伯憤怒必有跋

扈之舉不可不慮黑肩聰明大是可愛桓王曰朕不能坐而受制朕意決矣次

日桓王早朝謂○伯曰卿乃先王之臣朕不敢屈在班僚卿其自安

莊公奏曰臣久當謝政今即拜辭遂忿忿出朝謂人曰孺子負心不

足輔也即日駕車回國世子忽率領眾官員出郭迎接問其歸國之

故莊公將桓王不用之語述了一遍人人俱有不平之意一班奸賊自然便要

不平大夫高渠彌進曰吾主兩世輔○功勞甚大况前太子質於吾國

未嘗缺禮今舍吾主而用○公大不義也何不興師打破○城不知失哉

伐周是廢了今王而別立賢胤天下諸侯誰不畏○方伯之業可成

矣穎考叔曰不可君臣之倫比於母子主公不忍仇其母何忍仇其

純孝之人 刊此忠臣

君但隱忍歲餘入國朝觀周王必有悔心主公道勿以一朝之忿而傷

說來道理更員若伐周前人忠孝頓失有後

先公死節之義大夫祭足曰以臣愚見二臣之言當兼用之臣願帥

兵直抵國疆抵言歲凶就食温洛之間若周王遣使責讓吾有詞矣

如其無言主公入朝未晚莊公準奏命祭足領了一枝車馬聽其便

宜行事祭足巡到温邑界首說本國歲荒乏食向温大夫求粟千鍾

開口太大明是借以為辭

温大夫以未奉王命不許祭足曰方今二麥正熟儘可資食我自能

取何必求之遂遣士卒各備鎌刀分頭將田中之麥盡行割取滿載

而回祭足自領精兵往來接應温大夫知兵強盛不敢相爭祭足

於界上休兵三月有餘再巡至成周地在灑水之中地方時秋七月中旬見

田中早稻已熟分付軍士假扮作商人模樣將車埋伏各村里三更

時分一齊用力將禾頭割下鄭莊逆惡多半是祭足助成真是可殺五鼓取齊成周郊

外稻禾一空比及守將知覺點兵出城兵已去之遠矣兩處俱有

文書到於洛京奏聞桓王說○兵盜割麥禾之事桓王大怒便欲興

兵問罪周公黑肩奏曰○祭足雖然盜取禾麥乃邊庭小事○伯未

必得知以小忿而棄懿親○鄭同姓故甚不可也若○伯心中不安必

然親來謝罪修好○調停雖好然亦桓王準奏但命沿邊所在加意隄

防無容客兵入境其芟麥刈禾一事並不計較○伯見○王全無責

備之意果然心懷不安○可見良心難昧遂定入朝之議正欲起行忽報○國

齊姜氏太公之後國有使臣到來莊公接見之間使臣致其君僖公

之命約○伯至石門○齊地在濟北相會莊公正欲與○相結遂赴石門之

約二君相見歃血訂盟約為兄弟有事相偕○侯因問世子忽曾婚

娶否○伯對以未曾僖公曰吾有愛女年雖未笄頗有才慧儻不棄

嫌願為待年之婦○以年幼故待長而嫁○莊公唯唯稱謝及返國之日向世子

忽言之忽對曰妻者齊也故曰配偶今○小○大大小不倫孩兒不

敢仰扳莊公曰請婚出於彼意若與齊為甥舅每事可以仰仗婚姻

自是人情之常但鄭莊好雄何身亦出於此乎吾兒何以辭之忽又對曰丈夫志在自立豈

能仰仗於婚姻耶莊公嘉其有志遂不强之復來齊使至鄭聞鄭世

子不願就婚歸國奏知信公信公歎曰鄭世子可謂謙讓之至矣吾

女年幼且俟異日再議可也後人有詩嘲富室扳高不如鄭忽辭婚

之善詩曰

婚姻門戶要相當 大小須當自酌量

却笑扳高庸俗子 拚財但買一巾方

忽一日鄭莊公正與羣臣商議朝周之事適有衛桓公訃音到來莊

公詰問來使備知公子州吁弑君之事莊公頓足歎曰吾國行且被

兵矣羣臣問曰主公何以料之莊公曰州吁素好弄兵今既行篡逆

必以兵威逞志鄭忽素有嫌隙其試兵必先及鄭破鄭真奸雄也 宜



預備之且說衛州吁如何弑君原來衛莊公武公之子之夫人乃齊東宮

得臣之妹名曰莊姜貌美而無子次妃乃陳國之女名曰厲嬀亦不

生育厲嬀之妹名曰戴嬀隨姊嫁衛生子曰完曰晉莊姜性不嫉妒

育完爲己子又進宮女於莊公莊公嬖幸之生子州吁州吁性暴戾

好武喜於談兵性既暴戾又喜談兵便是作亂之根莊公溺愛州吁任其所爲大夫石

碯嘗諫莊公曰臣聞愛子者教以義方弗納於邪夫寵過必驕驕必

生亂主公若欲傳位於吁便當立爲世子如其不然當稍裁抑之庶

無驕奢淫佚之禍莊公不聽石碯之子石厚與州吁交好時嘗並車

出獵騷擾民居石碯將厚鞭責五十鎖禁空房不許出入厚踰牆而

出遂往州吁府中每飯必同竟不回家石碯無可奈何後莊公薨公

了完嗣位是爲桓公桓公生性懦弱石碯知其不能有爲告老在家

不與朝政州吁益無忌憚日夜與石厚商量篡奪之計其時平王崩

計適至桓王林新立國桓公欲如國弔賀石厚謂州吁曰大事可成矣明日主公往國公子可設餞於西門預伏甲士五百於門外酒至數巡袖出短劍而刺之手下有不從者卽時斬首諸侯之位唾手可得州吁大悅預命石厚領壯士五百埋伏西門之外州吁自駕車迎桓公至於行館早已排下筵席州吁躬身進酒曰兄侯遠行薄酒奉餞桓公曰又教賢弟費心我此行不過月餘便回煩賢弟暫攝朝政小心在意州吁曰兄侯放心酒至數巡州吁起身滿斟金盞進於桓公桓公一飲而盡亦斟滿盃回敬州吁州吁雙手去接詐爲失手墜盞於地慌忙拾取親自洗滌桓公不知其詐命取盞更斟欲再送州吁州吁乘此機會急騰步閃至桓公背後抽出短劍從後刺之刃透於胸卽時重傷而薨時國桓王元年春三月戊申也從駕諸臣素知州吁武力勝衆石厚又引五百名甲士圍住宮館衆人自度氣力不

加只得降順以空車載屍殞殮托言恭疾州吁遂代立爲君拜石厚爲上大夫桓公之弟晉逃奔邲國今邢臺縣去了史臣有詩嘆邲莊公寵

吁致亂詩云

教子須知有義方

養成驕佚必生殃

鄭莊克段天倫薄

猶勝桓侯束手亡

州吁卽位三日聞外邊沸沸揚揚盡傳說弑兄之事乃召上大夫石厚商議曰欲立威鄰國以脅制國人問何國當伐石厚奏鄰國俱無嫌隙惟鄭國昔年討公孫滑之亂曾來攻伐先君桓公服罪求免此乃吾國之耻主公若用兵非鄭不可州吁曰鄭有石門之盟石門

二國結連爲黨鄭若伐鄭必救之一衛豈能敵二國石厚奏曰當

今異姓之國惟宋稱公爲大微子啓商王帝乙之長庶子武王克商

同姓之國惟魯稱叔父爲尊魯周公之後今主公欲伐鄭必須遣使

於宋求其出兵相助并合

媯姓帝舜之後今開封府陳州

姬姓武王封其弟叔度於蔡今汝寧

蔡縣

之師五國同事何憂不勝州吁曰

陳蔡小國素順周王與周

新隙必知之呼使伐不愁不來若大邦焉能強乎石厚

又奏曰主公但知其一不知其二昔宋穆公受位於其兄宣公穆公

將死思報兄之德乃舍其子馮音憑而傳位於兄之子與夷馮怨父而

嫉與夷出奔於鄭伯納之常欲爲馮起兵伐宋奪取與夷之位今

日勾連伐正中其懷若之國事乃公子翬秉之翬兵權在手

君如無物如其重賂結公子翬兵必動無疑矣州吁大悅曰

遣使往三處去訖獨難使宋之人石厚薦一人姓甯名

中牟河南開封府人也此人甚有口辨可以遣之州吁依言命甯翊如請兵

殤公名與夷問曰伐何意甯翊曰伯無道誅弟囚母公孫滑亡命

敝邑又不能容興兵來討先君畏其強力腆顏謝服今寡君欲雪先

君之恥以大國同仇是以借助殤公曰寡人與鄭素無嫌隙子曰同

仇得無過乎甯翊曰請屏左右翊得畢其說殤公卽麾去左右側席

問曰何以教之甯翊曰君侯之位受之誰乎殤公曰傳之吾兄穆公

也甯翊曰父死子繼古之常理穆公雖有堯舜之心奈公子馮每以

失位爲恨身居鄰國其心須與未嘗忘宋也鄭納子馮其交已固一

且擁馮興師國人感穆公之恩不忘其子不但說鄭要納子馮并要成內外生變君侯之位危矣

今日之舉名曰伐鄭實爲君侯除心腹之患也君侯若主其事做邑

悉起師徒連鄭三國之兵一齊效勞本是向宋借兵伐鄭今反

遊士利口只顯說得鄭之滅亡可待矣殤公原有忌公子馮之心

這一席話正投其意遂許與師大司馬孔父嘉名嘉子乃湯王之

後裔爲人正直無私聞殤公聽鄭起兵諫曰鄭使不可聽也若以鄭

伯殺弟囚母爲罪則州吁弑兄篡位獨非罪乎此說衛事因爲明伯

不知殤公自爲公

馮也願主公思之殤公已許下甯翊遂不聽孔父嘉之諫刻日興師

公子翬接了衛國重賂不繇隱公作主亦起重兵來會陳蔡如期而

至自不必說宋公魯尊推爲盟主衛石厚爲先鋒州吁自引兵打後

多齋糧草犒勞四國之兵五國共甲軍一千三百乘將鄭東門圍得

水洩不通鄭莊公問計於羣臣他已看透算定却要故意問人奸人往往如此言戰言和紛

紛不一莊公笑曰諸君皆非良策也州吁新行篡逆未得民心故托

言舊怨借兵四國欲立威以壓眾耳鄭公子翬貪衛之賂事不繇君

陳蔡與鄭無仇皆無必戰之意只有宋國忌公子馮在鄭又是一語道破實

心協助吾將公子馮出居長葛鄭之外邑宋兵必移再令子封引徒兵五

百出東門單搦衛戰詐敗而走州吁有戰勝之名其志已得國事未

定豈能久留軍中其歸必速吾聞衛大夫石碯大有忠心不久衛將

有內變州吁目顧不暇安能害我乎既算明自己曰前又算明他人日後却算得一豈不差哉是好

東周列國志 卷之七 四十七

雄却亦乃使大夫瑕叔盈引兵一枝護送公子馮往長葛去訖莊公可愛

使人於魯曰公子馮逃死敝邑敝邑不忍加誅今令伏罪於長葛惟

有自圖之宋殤公果然移兵去圍長葛被他算魯三國之君見

宋兵移動俱有返旆之意也被他忽報公子呂合者出西門單搦

戰三國登壁壘上袖手觀之却說石厚引兵與公子呂交鋒未及數

合公子呂倒拖畫戟而走石厚追至西門門內接應入去了去這算

做人石厚將西門外禾稻盡行芟刈以勞軍士傳令班師州吁曰未

見大勝如何便回石厚屏去左右說出班師之故州吁大悅畢竟石

厚說甚話且看下回分解